



轻与重

49

隐匿的国度

[法] 伊夫·博纳富瓦 著 杜衡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Yves Bonnefoy

L'Arrière-pay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轻与重
FESTINA LENTE

姜丹丹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主编

隐匿的国度

[法] 伊夫·博纳富瓦 著 杜衡 译

Yves Bonnefoy

L'Arrière-pay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匿的国度 / (法) 博纳富瓦著; 杜蘅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轻与重”文丛)

ISBN 978-7-5675-5535-8

I. ①隐… II. ①博…②杜… III. ①散文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8851 号



VIHDP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轻与重文丛

隐匿的国度

主 编 姜丹丹 何乏笔
著 者 (法)伊夫·博纳富瓦
译 者 杜 蘅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4.25
字 数 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535-8/I · 1573
定 价 3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 编 的 话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 (Dandan Jiang)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2012年7月

在十字路口,我常会感到焦虑。我觉得此时此刻,或许就在此地:离我没有选择的那条路仅仅两步之遥,我已经离之远去,是的,正是在那儿展开了一片更高更纯粹的大地,我本可以选择往那儿去生活,然而我却自此失却了它。但是在我做出选择的一刹那,没有什么告诉我哪怕暗示我应该选择这另一条路。时常,我朝它放眼望去,想证实它是否通往一个新大陆。这样做并不能使我平静,因为我知道别的国度并不以别出心裁的建筑特点或地貌而引人注目。对新鲜的颜色和形状的幻想并不符合我的品味,通常我也不希冀去超越俗世之美。我爱这片土地,

视线所至我的内心充满愉悦，有时我甚至相信峰峦纯净的线条，苍劲的树木，沟壑深处激荡的水流，教堂优雅的侧影，在某些地区某些时刻这些景致是如此动人心魄，浑然天成，好像上天为人类造的福祉。这种和谐有某种含义，这些景致和事物一动不动，如同被施了魔法。简单地说，只要用力去看去听就能发现在我们游荡的尽头，宣告着某种决绝。此时此刻的这个承诺，是某个地方。

然而，只有当我开始建立这种确信时，对另一个国度的猜想才能猛烈地侵袭我，拿走我在尘世的所有幸福。因为我越是确信它是某句话，甚或某种音乐——符号也是物质存在——我越是痛苦地感到在所有允许倾听的音符中缺失某个关键音符。在这种统一之中我们被分隔了，本能所预感到的东西，行动却鞭长莫及，无能为力。如果某个声音清晰地瞬间扬起在这交响乐的混乱中，而当一个世纪倏忽而过，吱声的人故去，言语的含义也就缺失了。这就好比从生活中的各种能量，从颜色和形状的各种组合中，从回荡着自然永恒之声的洋洋辞藻中，我们辨别不出任何关节，不管它多么简单，那个熠熠闪光的太阳看起来乌黑一片。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在露台边缘那样纵观全局呢？

以别的方式存在：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不在路口或基于偶然，就好像一个泳者潜入未知的水域，然后披戴着藻带浮出水面，他的额头和胸膛更加开阔——他面带微笑，目中无人，几近神圣？有一些作品会对无法企及的潜在有所启发。比如普桑^①的《弹鲁特琴的酒神女祭司》（*Bacchanale à la joueuse de luth*）中的蓝色，就包含那种风雨欲来的瞬疾，那种我们的意识不可或缺的非理念的明智（图1）。



图1 尼古拉·普桑(1594—1665),《弹鲁特琴的酒神女祭司》,1631—1633年,巴黎,卢浮宫。

^① 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法国巴洛克时期的著名画家,曾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席御用画家。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宗教、神话和历史故事,代表作有《阿卡迪亚的牧人》。

这样想象着,我重又转向地平线。在现世,我们被精神的某种秘痛侵袭,大地表现出的某些缺憾没收了它可能给予我们的好处。而在彼岸,山谷的轮廓更为清晰,更有那天空中一闪而过的雷电,不知怎的,因那更微妙的言语,因那得以拯救的传统,因那我们所未知的情感(我既无可能也不愿那样选择),一个民族存在于与它匹配的空间,秘密地统治着世界……我说是秘密的,因为此刻我并没有去构建一个与我们所知的宇宙针锋相对的东西。决绝的民族和地方并非需要脱离出日常条件去梦想一个存在,把它们包裹在臭氧层中。如果说在这儿我们没有缺憾,我认为那儿的人们区别于我们的是一个不甚典型的古怪的简单动作,或者一个我们的近邻跟他们打交道时根本不会去深究的词汇。难道显而易见的事物不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吗? 尽管如此,于我而言,如果这样的机遇给我敞开了这条道路,我理应能够了解。

这就是我在十字路口所梦想的,稍迟片刻,自然而然地,我被容易给人异域印象的那些事物所困扰。这些印象隽永而令人难以忘怀。远处出现一条石头路,周围点缀着星星点点的村落;火车驶向夕阳中狭窄的山谷,驶过

路旁的房屋，有扇窗户透出灯光；船只沿着堤岸下行，阳光反射在远处的一扇窗上（有一次是在卡拉柯[Caraco]，人们传说那儿的路因为长时间地被藤蔓侵蚀已成迷踪）。每到此时，我的胸中会瞬间升起别样的激情，我感觉在接近，不由自主地等候时机。在那儿，这些村庄叫什么名字？为什么阳台上有一团火？人们过来和谁打招呼，在呼唤谁？当然，等我来到这些地方的某处，燃烧的激情消退了。然而整整一个时辰，当有脚步声或话语声透过关闭的百叶窗爬至我的旅馆房间，激情又会重新增长。

卡普拉亚^①，我长久以来的祝福之城！它的形态——峰峦和平原交替的长长的风景线——在我眼中如此完美，我久久不能挪开视线，尤其是晚上，当它从初夏第二天的薄雾中脱颖而出，如此高远让我只能相信它在地平线边。但卡普拉亚属于意大利，没有路把它与我所在的岛屿相连，据说它几乎一片荒芜：这是个只有几个牧

^① 卡普拉亚(Capraia)，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岛屿，属于托斯卡纳群岛的一部分，距离科西嘉岛 30 公里。岛屿面积 19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 30 公里。岛上的圣乔治城堡保留了古代的风姿，城堡不对游客开放。岛上生产葡萄酒，是捕捞鳀鱼的中心。

羊人知道的地方，这让他们得以在天边长着茉莉与水仙丛的岩壁攀爬游荡（空处间或有几棵橄榄树和角豆树），这一切给予它一种原生的特质，使它成为那个我急切梦想的真正的地方。季节更迭，生活轨迹的改变，使我再也见不到卡普拉亚，我几乎要忘了它，就这样过了一些年头。后来有一次我在早晨乘船去热那亚，目的地是希腊；晚间时分，我突然心血来潮爬到甲板上向西望去，离我很近的地方浮现出堤岸，一块块岩礁在我右手边迅速掠过。一种目光，一种内心的触动：潜意识深处的记忆萌发了，埋伏在那儿，在我意识到之前我已明白。不可能吧，但确实在我眼前的正是卡普拉亚。卡普拉亚的另一面，我从未见过的一面，不可想象！它变了样子，更确切地说，由于我们离得太近而认不出它了（因为我们真的在离岸不到 100 米的地方经过）。岛屿前行着，自我展现着——简洁的海岸线，不起眼的地面，只见到一个小小的码头，通向远处的一条路，间或有一些房屋，以及绝壁上的城堡——它即将消失。

我被同情攫住。卡普拉亚，你属于这儿的世界，如同我们。你受着束缚之苦，你从秘密中跌出，退后吧，在夜

幕中消失吧。既然已经和我建立了别的联系，而我对此却全然无知，那就彻夜守候在那儿吧，因为我被希望，或者说被诱饵引诱着。明天我将看到桑特岛^①、塞法罗尼亚^②，美丽的名字，更伟大的土地，因其深远而保存完好。哦，我终于明白了《奥德赛》的结尾。当奥德修斯重回伊萨卡^③，他知道自己还要上路，肩上背着一支桨，在对岸的山脉之中越走越远，直到有人问他背上这个奇怪的东西是什么，那表明这人对海一无所知！如果说海岸吸引着我，更吸引我的是景深处的国度，被宽广的群山守护，仿佛在潜意识处被封存。我在水边行走，看着浪花翻滚，水沫似乎徒劳地想变成某种形状。橄榄树枝拂面而过，温热使汗水化成细盐颗粒播撒在皮肤上，还企求什么别的呢——但是真正的路却是那一条，它渐行渐远，九曲回肠，巉岩密布。我越是深入地中海某个国度的腹地，越能感受到门廊中散发出的浓郁的石膏味，夜晚的嘈杂，月桂

① 桑特岛(Zante)，希腊岛屿，位于爱奥尼亚海。

② 塞法罗尼亚(CéphaLonic)，希腊岛屿，以洞穴而闻名，是爱奥尼亚海岛屿中地势最高、最多山的一个。

③ 伊萨卡(Ithaque)，在希腊半岛的西部和塞法罗尼亚的东北部，属于爱奥尼亚群岛，是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故乡。

树的震颤。它们变换着频率和音高(就像人们形容一种已经很尖的声音)直至令人感到焦虑不安,尽管密闭着,却显而易见,尽管让人无法理解,却成为一声召唤。

从未见过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①的《巴蒂斯塔凯旋》(*Triomphe de Battista*)(图2)中那些迷宫一样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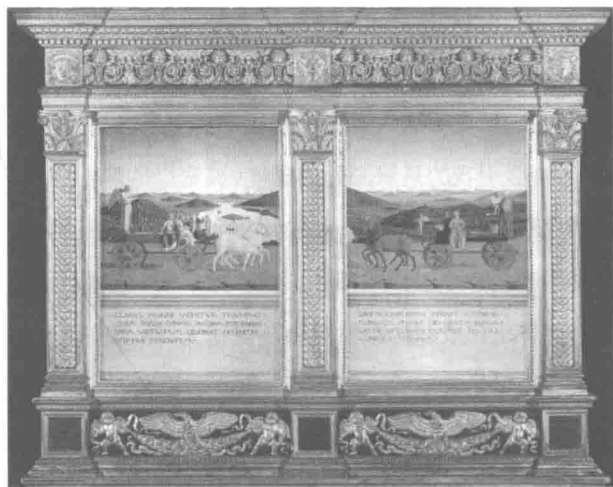


图2 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1410/20—1492),
《巴蒂斯塔凯旋》,1472年以后,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

^① 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 1410/20—1492),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其画作的主要特征是庄严的人道主义,对几何体和透视法的运用。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阿雷佐的塔斯肯镇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壁画系列《真十字架的故事》。

丘——道路清晰可见，背景深远无穷——我意识到：这个画家，在他所有令人疑惑的地方中，唯有此使我百思不解。但是在这种氛围中，我也喜欢那些广袤的平原——地平线如此之低，以至于树木甚至草丛都可以将它遮盖。因此遥不可见和近景融合在一起，别处无所不见，其中心可能只有咫尺之遥：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这条道路上，现在只需一个转弯我就能窥见第一段城墙，或许和第一群幻影交谈……事实上大海最适合我的梦想，因为它辽远开阔，在意义上也象征着缺失的圆满；但这并非特殊的方式，我认为广阔的沙漠，大陆上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如同沙漠一样，也有着同样的象征功能，可以供人游荡，在坐拥全局和潜然放弃之间驻足良久。是的，就算是美洲的高速公路，那些似乎没有终点的慢车，它们洗劫而过的区域也呈现这种特性，但是在这种类比中，有太多的梦想和不切实际的成分。这年，我乘着火车抵达西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在风雪中，穿过黯淡的工厂，在一片支离破碎的树丛中，我突然看见很不协调的几个字：伯利恒^①钢

^① 伯利恒(Bethlehem)，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第7大城市，是以耶稣的出生地命名的。